

随笔

他们的血性让天地动容

曹新旺

“十一”长假,当有人在高速、在景区堵得心烦意乱时,我平静地坐在了电影院,等待电影开始……

电影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原阻击战。1951年5月,随着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深入,我军后勤补给不足的问题愈发明显。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李奇微从中发现了我军作战的弱点,集中了14个师的兵力,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向我军全线反攻,企图乘我军粮弹缺乏、士兵疲乏之际,用所谓的“磁性战术”粘住我军,将我军主力全歼在三八线以南地区。

彭德怀敏锐地意识到危险,果断下令我军全线后撤向北转移。而此时,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李奇微盯上了铁原!当时,铁原既是志愿军重要的物资补充基地,也是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,如果“联合国军”夺取了铁原,志愿军东线十几万人的主力部队和大量伤病员的退路将被切断,后果不堪设想!

流着泪看完了这部电影,对这段历史,我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灵共鸣。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最惨烈、令彭德怀潸然落泪的阻击战,是我的老部队、有着“英雄铁军”之称的63军,经过13天浴血奋战打赢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入伍来到这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英雄部队,在63军下辖的189师565团服役。新兵连搞教育时,部队就给我们讲团史、师史、军史、抗美援朝史,其中就有铁原阻击战。记得有一次上政治教育课时,指导员问我们:“知道抗美援朝战争吗?”我们齐声回

答:“知道!”“知道铁原阻击战吗?”大多数新兵没有回答。指导员说:“铁原阻击战就是我们63军打的,这里面有我们189师的功劳,也有我们565团的功劳……”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铁原阻击战,因为不了解,印象并不深刻。

1997年,我从团里调到了189师政治部主任宣传干事,有了更多机会接触189师师史、63军军史,对这段历史、对朝鲜战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。

铁原阻击战是63军临危受命、生死攸关的一战。当时63军军长傅崇碧接到军令:“死守铁原至少15天,无上级命令不准撤退。”63军是第二批入朝的,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,全军人数已经由3.6万人减至2.4万人,弹药已消耗殆尽。而美军配备各种火炮1300多门、坦克180余辆,还有空军支援,人数是63军的近两倍,要枪有枪,要炮有炮,要食物有食物,敌我力量悬殊。

据我所在的189师师史记载:(1951年)5月29日,63军尚未完成部署,敌人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已到。189师仓促上阵,师正面的敌人是美第25师、加拿大25旅、伪9师、伪陆战1团及美骑1师1部,人员武器都是189师的数倍。敌人在一个小时内向189师阻击阵地上倾泻的炮弹达4500吨,航空兵又用重磅炸弹轰炸189师纵深……我无法想象当时的先辈们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战争!

由于武器装备悬殊,志愿军的抵抗效果微薄而壮烈。先辈们的鲜血染红了阵地,整营的人被打光或

所剩无几。565团1营、3营的人几乎被打光,团部干事、炊事员、机关勤杂人员都加入了战斗。566团整团人几乎被打光,很多连队打到仅剩一个人,也没有后退半步,直至流完最后一滴血。

铁原阻击战的战场,可谓是人间的炼狱。189师14000多人,最后,有战斗力的仅剩700多人。看着衣衫褴褛、身上缠满绷带还在流血的战士们,师长蔡长元落泪了,总司令彭德怀落泪了……

63军的将士们用血肉之躯打赢了铁原阻击战,打出了国威军威,打出了人民军队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!我时常想,在朝鲜战场上,打出国威军威、打出血性铁骨的何止是63军,何止是189师,又何止是565团,那是全体志愿军将士舍生忘死、浴血奋战的结果!

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讲道:“这一战,人民军队战斗力震撼世界,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!”“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、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。”

什么是血性?何为铁骨?说白了,就是直面一切困难、甚至死亡都不眨眼的勇气和骨气。

看看志愿军的血性铁骨!我们比较熟悉的上甘岭战役,其惨烈程度不亚于铁原阻击战。美军在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,向我军3.7平方公里阵地倾泻炮弹190余万发,航空炸弹5000余枚,阵地山头被削低近两米,我军修筑的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,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两米,成了一片焦土,抓一

把土就能数出数十粒金属片,在不到一米的树干上就有上百个弹头和炮弹片。炮击之下,有时一个坑道的志愿军全部被震死。即使这样,我军2个连的兵力扛住了美军7个营的兵力,击退了敌人的900多次冲锋。

我军伤亡惨重!在43天的战斗中,拉响手榴弹、手雷、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,舍身炸地堡、堵枪眼的烈士,留下姓名的就有38位!他们虽是凡夫肉身,可在敌人面前他们是有血性的中华男儿,是铮铮铁骨硬汉,是压不垮的钢铁战士!

堪比上甘岭战役的长津湖之战,志愿军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冰雪地里同敌人作战。有时,一个连的战士全部被冻死,但即使被冻成“冰雕”,他们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!看到这一幕的美军士兵也默然肃立,这样的对手值得他们尊重!

这样的故事在朝鲜战场上太多太多了!这种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壮举,是何等的惨烈!何等的悲壮!何等的英勇!又是何等的血性!何等的铁骨!

这种血性铁骨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,更是我们打败一切来犯之敌的力量所在!

这是一部充满血性铁骨和中华民族气节的战争史诗!是一部打出国威军威、打出世界地位的战争史诗!这部战争史诗已载入人类史册!

致敬!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!致敬!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!

散文

鳝王

刘彦章

西华县有个奉母镇,奉母镇有个前邵村,村里65岁的邵枫桥,以逮黄鳝绝技闻名乡里。年龄大,下不了水了,邵枫桥想收个徒弟。邻村后生刘国平自幼喜水,摸鱼捉虾扎猛子鬼水,一身童子功。一次酒罢,老邵问他:“想学逮黄鳝不?现场教,保证会!”

“想!”“走,到河里去!”说归说,做归做。奉母镇古称“孝里”,自古尊老重贤,两人虽是朋友,但礼数不能缺。刘国平专门摆了个饭局,请三五同行作陪,算是举行了拜师仪式。

这天,师徒数人开车来到颍河逍遥段一个河汉子,师傅现场传“道”:捉黄鳝要先学会看窝!黄鳝窝多在水岸相接之处,洞口为圆形,垂直或斜向通往水下一尺到一米深,洞长为鳝鱼身长的一倍左右。黄鳝洞分主洞与侧洞。侧洞一般为两个,多则三五个不等,均与主洞相通。遇到危险,黄鳝会根据情况,从任意一洞逃跑,所谓“狡兔三窟”是也。因此,水下捉鳝,相比于干泥坑塘更显示手段。

“你看,这是个黄鳝洞,里面肯定有货!”师傅两眼放光!

徒弟半信半疑。师傅解释道:“你看,洞口浑圆,水面光亮,说明洞里的黄鳝时不时在吐水呼吸,漂浮物自然散开。如果洞口水面光亮且有油花儿,百分之百有大货。”

师傅亲传指点,徒弟脱衣就干。刘国平伸出中指插入主洞出口,同时脚手并用水中打搅侧洞。当找到主洞的另一侧时,立即用另一只胳膊迅速插入。

一阵猛捣猛捅,黄鳝受惊出逃。说时迟,那时快,洞中的黄鳝刚一出来,他即用右手手中指,横向铁钳般勾住鳝鱼头寸许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从洞中拔出黄鳝,抬手向岸上甩去!

一条金黄色鳝鱼,扭动着身体被扔上了岸。

天旱,水面下降了一米多,柳树的水下根系赫然呈现。一般情况下,黄鳝打洞后很少挪窝儿,但会随着水面的高低逐水而下,使洞内总保持有水。

他突然双眼如铜铃——紧贴柳树根系外侧,一个手腕粗的黄鳝洞口,明澈的水面漾动着,不时泛出油花儿……他的口提到了嗓子眼儿!

一般来说,黄鳝越大洞越粗。这个洞,足足能容下成人的胳膊啊!

兴奋的刘国平村里找来一把铁锹,围绕主洞,把侧洞周围的淤泥清除,并在主洞周边一两米处,挖出一个环状“壕沟”,隔离开侧洞与外围的淤泥。之后,将拳头插进主洞。“呼哧——呼哧——”,他两臂夹击,用拳奋力击打洞窝,那条巨大的黄鳝出现了……

天啊!这条黄鳝手臂一般粗细,尾巴尖儿就有指头粗。他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,下意识左手按头,右手抓尾,不顾一切伸头张口咬住鳝鱼脊骨,连滚带爬,把这条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鳝鱼“掬”到岸上。

那条脊背苍青肚腹金黄的超级大鳝鱼,蛇一样拼命扭动挣扎起来……刘国平惊魂未定。

突然,他脑中生起一个疑问:洞中是否还有一条黄鳝?

他立即拿起铁锹一阵猛捣。一团灰白色的鸭毛赫然浮现!

他大吃一惊:难道这条巨鳝连鸭子也吃?

黄鳝生长速度极其缓慢,一斤左右的至少要长七八年。事后称量,这条黄鳝足足三斤七两!

他把巨鳝献给了师傅。

师傅惊得直摇头,逮了一辈子黄鳝,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么大的鳝鱼啊!

最终,师徒二人,犹犹豫豫,但还是把这条鳝王放生了!

诗歌

重阳游(外一首)

正钱

叶氏庄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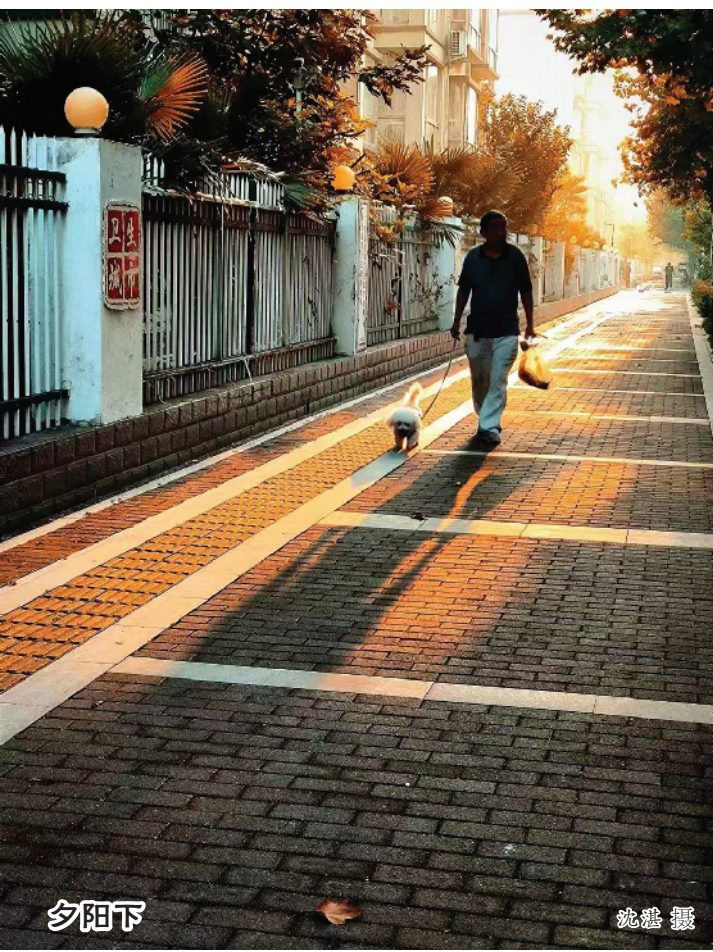
观摩适逢秋阳暖,一群翁媪喜空前。新朋旧友久不聚,欲问心态恰少年。叶氏大宅叹富贵,泛区体验苦与难。五七干校讲平等,杜岗会师红旗展。

叶氏大宅居邓城,缘由漕漕财生。前后耗时五十载,三重院落两万坪。广厦千间何煌煌,周遭戏称小故宫。沧桑阅尽三百春,国保文物列其名。

道源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

夕阳下

晚照

我和《周口日报》副刊的缘

何辉

1990年《周口日报》创刊之初,就有一个版是文艺副刊,名《沙颍文艺》,是周口文学阵地,也是文学爱好者的一方精神沃土。三十多年来,《周口日报》几经改版,很多专刊因时代变化有的调整了,有的不再出版,独有副刊一直保留。2022年,文艺副刊由《沙颍文艺》改为《道源》,更显周口厚重文化底蕴。我是副刊的老读者、老作者,看到第一期《道源》的时候,感到很惊奇。

我还记得,《周口日报》就副刊更名,在显著位置发表文化文艺编辑部《致读者》:“地面上的河流,百川交汇,奔腾到海。思想上的河流,蜿蜒成诗,奔流成文,走向博大与深邃。很自然让人想到一个字:道。更名为《道源》,也是一种自然而然吧,就像哪一条河流最终都会归入大海……”看文风,就感觉应该出自文化文艺编辑部主任董雪丹的手笔。

首期《道源》,刊登了四篇文

章:王虹建老师的散文《在慈母的背影里》,路雨老师的诗歌《捧读荷花》,王科军老师的随笔《法桐树》,红鸟老师的小小说《乡村爱情》,文体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翻开一年来的副刊版面,变化到底在哪里?我一直在思考。

文体形式上更清楚了。2023年8月25日,副刊刊登有三个体裁的五篇文章。散文《鹿上怀古》《七月七》,诗歌《问荷》《感怀》,小小说《莲》,每篇文章都有标注,一目了然。我最喜欢的是散文,几乎是每期必看,篇篇拜读,看到好的散文,还会写读后随感。

内容更贴近百姓生活了。写作本身来源于生活,只有讲述百姓的故事,才能绘就生活的画卷。只有文章贴近生活,贴近实际,才能永远同人民在一起。2023年8月18日,副刊刊登的秋原老师的散文《故乡的水和月》,抒发对故乡的水和月的热爱,情真意切,动人心弦。为时代而作,为中医而赞,刘俊宏

老师的诗歌《我们是新时代中医人》和王志冰老师的诗歌《传承中医药,我们在行动》就是献给中国医师节、向医务工作者致敬的力作,很接地气,很有代表性。

文章更有深度了。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,我们为什么写作?著名评论家何弘老师的一段话,让我很受启发:“……写作者应该对时代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体验进行有深度的表达。写作关乎的是精神信仰问题,要追究到终极的问题上去,要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提供自己的帮助。”因此,我们应努力关注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。周口市被评为中国文学之乡,于是,《道源》推出了“文学

之乡”抒怀”栏目,2023年8月4日,刊登了田军老师的诗歌《周口,我的文学之乡》。还有,李晶的随笔《慈善公园漫笔》、曾威的散文《独坐沙河岸》、翟赞华的组诗《周口荷花节》等,介绍大美周口的点点滴滴。我们热爱周口,更应该赞美周口,为周口的一草一木而歌。副刊上既有名家作品,也有文学爱好者的佳作,可谓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

这里再为《道源》赋打油诗一首:

文艺副刊说变迁,贴近周口贵在变。力争篇篇是精品,道源版面受称赞。

朝歌盛景(外六首)

孟庆宽

万宇琼楼立,千街瑞彩传。夜灯明绮梦,晨柳映清泉。卫女歌悠扬,殷人乐泰田。商都遗韵在,来者勇居先。

新晨迎酷热,保重视君安。

咏淇河

淇水悠悠岁月长,源头棋子映辉光。穿流晋豫风姿秀,泽润林丘画卷彰。生态绝佳呈胜景,诗河风雅韵悠长。万般妙处随心醉,六月悠悠意未央。

寒露初雨

寒露初霖润晚秋,萧疏草木韵清幽。滴珠洒落千般意,湿却尘埃万点愁。

寒露

夜至寒凝露作霜,草凋木落月生凉。雁翔穹宇声遥逝,秋思几重韵久长。

晨露晞日

李挂情深处,清凉问候传。



1990.8.1-2025.8.1